

中国史籍所见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名称（发言稿）

韩 茂 莉

（中国，北京大学）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是指朝鲜半岛以东、日本列岛以西、库页岛以西以南这一海域，西方人今习称之为“日本海”（SEA OF JAPAN）。来自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证明，自唐代开始中国史籍中开始出现对这一海域的命名，“小海”、“少海”、“南海”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这一海域的称呼，但这些称呼仅指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部分海域，都不属于涵盖整个这一海域的专名。因此可以肯定唐代文献中虽然出现了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命名，但还没有形成涵盖整个海域的专有命名。

自从辽金时期中国文献出现“东海”一词指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之后，居住在当地的女真人及其后裔满族人实际上是一直在沿用这一名称。在这期间虽然也有其他一些用来指称这一海域内局部海区的地名出现，但都不能视作整个海域的名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元代虽然出现了用“鲸海”或“鲸川海”指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北部海区的情况，并且在元代文献中目前还没有找到使用“东海”这一地名的记载；但是必须注意，明清时期的满族人是女真人的直系后裔，元代他们也一直生活在这一海域的西岸，所以文献记载明末清初当地的满族人又使用“东海”一名，应当是从辽金时期直接延续下来，包括元朝时期在内，从未有过中断。

“东海”一名所涵盖的海域范围，在清代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记载。北面，它包括今整个鞑靼海峡。据何秋涛在清代咸丰初年成书的《朔方备乘》卷一《圣武述略一》记载，松花江“合黑水为混同江，经宁古塔、三姓以入东海”；清末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库页岛沿革形胜考》，亦称“库页附近诸岛，有在混同江口海中者，若东海岛，……”。混同江在这两处均是指黑龙江下游，谓黑龙江流入“东海”，且谓入海口外海中有岛屿以“东海岛”为名，说明今黑龙江口外的鞑靼海峡北部海域称为“东海”。向南，则包括直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广大海域。中国史籍中“东海”这一专有地名所包括的海域在朝鲜半岛东侧的最南界限，至少已抵达北纬40.5°一线。其证据是清道光年间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卷三《朝鲜国北境图》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外标注有“东海”名称，位置在北纬40.5°线上。《海国图志》这一记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明确表明中国史籍中的“东海”已包括朝鲜半岛正东面的海域，涵盖有后来西方殖民者所说的“日本海”（SEA OF JAPAN）的全部海域。直至清朝末年。从清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东海”一词所涵盖的范围，从今鞑靼海峡直至朝鲜半岛正东面的海区，是中国人对这一海域的专有命名。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辽金时期首次出现“东海”这一专有地名，即被这一海域西岸的女真人及其后裔满族人一直延续下来，直至清朝末年。在这期间，虽然也出现过用其他名称来称呼这一海域内部分海区的现象，但持续不断使用并能涵盖整个海域的地名只有“东海”。至于西方殖民者在近代所命名的“日本海”（SEA OF JAPAN）一名，则毫无历史依据，纯属随心所欲。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确定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名称，应当首先考虑其历史继承性，并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依此，中国和韩国史籍中的“东海”，应当列为首选地名。

中国史籍所见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名称

韩 茂 莉

(中国, 北京大学)

所谓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是指朝鲜半岛以东、日本列岛以西、库页岛以西以南这一海域, 西方人今习称之为“日本海”(SEA OF JAPAN)。这一海域西北海岸的今俄罗斯远东地区, 在历史上本来长期属于中国领土; 同时, 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也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因此在中国历史典籍中留下了许多有关这一海域名称的记载, 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确定这一海域名称的重要依据。

一、唐代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没有专名

唐之前, 中国史籍中还没有记载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专名。从唐代起, 虽然开始出现称呼这一海域的专名; 但是这时的专名, 实际上只是对其中部分海区的称呼, 并不包括整个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如当时称今鞑靼海峡海区为“少海”或“小海”(见《唐会要》卷九六“鞑鞞”条并卷九九“流鬼”条); 唐代渤海人称东朝鲜湾(E.Chosen Bay; Tongjosen-man)这一狭小海区为“南海”(见《新唐书·北狄传》), 形成这一结论在于渤海国南海府就设在东朝鲜湾的北岸, 因此从海岸线行状、方位来看, 渤海人将其称作南海的也只有这一海区。此外唐代文献中与“小海”或“少海”相对应还提到“大海”。这里所谓“大海”, 乃是指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南部水域宽阔的主体部分。这里也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的习惯用法中“大海”与“海”的涵义几乎完全相同, 只是一个泛称, 所以尽管在文献中是与“小海”对举, 还是不宜把它看作是一个专有地名。

这样看来, 上述唐代文献记载的名称还不能作为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专有名称, 那么唐代对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主体部分到底有没有专名称呼? 有的学者认为“渤海”为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专有名称, 其论据是唐朝册封震国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其命名的依据是居住在这一海域西海岸上的粟末靺鞨人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为“渤海”。对于这一结论, 我想谈一点不同看法。

首先, 今中国内海“渤海”这一名称起源很早。先秦典籍《列子·汤问》就提到说: “渤海之东, 不知几亿万里, 有大壑焉。”东晋人张湛注释渤海说: “今乐安郡。”这是用晋乐安郡的位置来说明渤海的位置。晋乐安郡在今渤海莱州湾西岸, 可见《列子》中所说的“渤海”, 就是指今天的渤海。“渤海”又写作“勃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在泰山封禅后,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 过黄、腓, 穷成山, 登之罘, 立石颂秦德焉而去”。黄县、腓县、成山、之罘

都位于今渤海南岸，所以秦始皇所经过的“勃海”，也是现在的渤海。又《史记·河渠书》引述战国时成书的《禹贡》说黄河是“入于勃海”。黄河在先秦至西汉时期一直是注入今渤海，所以《禹贡》所说的“勃海”同样是今天的渤海。《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有勃海郡，在今渤海湾西岸，唐朝人颜师古注释说：“在勃海之滨，因以为名。”可见从上古起一直到唐代，“渤海”（或写作“勃海”）都是一个固定的专有地名，用以特指今天的渤海海域。

事实上，震国和大祚荣都与唐朝人所说的“渤海”具有密切关系。据旧、新《唐书·北狄传》，所谓“渤海靺鞨”起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落，而是粟末靺鞨中附从于高丽的一个分支。众所周知，唐初高丽兴盛时期，据有辽东，已经濒临渤海，附从于高丽的这一部分粟末靺鞨人之所以又被称作“渤海靺鞨”，应当与此有关，很可能他们的居地已迁入高丽境内，靠近渤海。这样推测的理由有二。其一是据《新唐书·北狄传》记载，粟末靺鞨本不濒海，在他的东面与大海之间，还间隔有白山靺鞨。其二是据《旧唐书·北狄传》，唐太宗征伐高丽后，渤海靺鞨的首领大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营州即今辽宁海城一带，是唐代以前历代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桥头堡，大祚荣主动投向汉化程度较高的唐朝边地，而不是退回粟末故地，说明他们在依附高丽时应当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或者说是农业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与辽东地区的汉人和高丽人有很密切的接触。总之，唐朝廷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及震国后来号称“渤海国”，都应当与其所统部落的居地曾接近唐朝人所说的“渤海”岸边有关，而不是另有一个粟末靺鞨人的“渤海”。

那么，应当如何来解释渤海国《中台省与日本国太政官牒》呢？这份《中台省与日本国太政官牒》有关部分内容如下：“向日寄情，发星轺之一使；占风泛叶，逾渤解之阔波。”案“勃解”即“勃澹”，并不是一个专有地名。《说文解字》水部解字下云：“勃澹，海之别也。”又《汉书·司马相如传》唐颜师古注云：“勃澹，海别枝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勃澹”云：“海之别犹江之别。勃澹属于海而非大海，犹沱属于江而非大江也。”毫无异议，“勃澹”的本来涵义只是指大海中被陆地分隔开来相对封闭的海域，而不像“渤海”，从一出现，就是特指今渤海海域的专有地名。虽然汉朝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也用“勃澹”代指过“渤海”，但与前述大量史料相比，可以明显看出，这只是文人在文学作品中一时借用，而不是人们习惯的固定用法。所以渤海国致日本国文牒中所说的“勃解”，也不应该是特指今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专有地名。此处“勃解”与“星轺”对举，“星轺”是国使的代称，“勃解”则是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代称，两个代称相互对举，正符合四六骈偶文体的一般要求。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与太平洋海域相对封闭，这一点恰恰符合“勃澹”的本义，所以借用“勃解”来代指这一海域，用典是非常贴切的。

总之，我认为在中国唐代，还没有使用专有地名来称呼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主体部分，认为唐代这一海域已经有“渤海”这一专名的说法似乎不能成立。

二、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专有名称是“东海”

至唐代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既然还没有专名，那么从辽金时期开始出现于中国史籍中的“东海”一名，就应该是这一海域最早的名称。

公元10~13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立国的辽、金两朝首先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为“东海”，此后这一命名一直被中国人延续使用。但在此期间的元代出现了“鲸海”的名称，故在阐明“东海”成为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专有名称时，必须对元代出现的“鲸海”作一些说明。据《满洲源流考》卷一三《疆域六》“开元路”下引《元一统志》，“鲸海”又称“鲸川海”，《满洲源流考》卷一三引《元一统志》以及《寰宇通志》卷七七、《大明一统志》卷二五引《开元志》都说元代的开元路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说明“鲸川海”或“鲸海”是指元开元路以北的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北部海区，即今库页岛和日本北海道北部以西海区，并不包括其南部海区。又《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载明洪武年间有“故元鲸海千户”归附明朝，今《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元鲸海千户标绘在与库页岛南端和北海道北端相对应的西海岸上，把鲸海也标绘在这一海区，结论应当比较可信。据此，“鲸海”或“鲸川海”这一名称实际上仅仅出现于元代（明初出现的“鲸海千户”是元朝人的旧称，《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提到“鲸川海”也是在引述前朝文献），而且它只是用以称呼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北部很小一部分海区，并不是整个海域的名称。

其次是关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其他部分海区的名称问题，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史籍中仍有用“南海”来指称东朝鲜湾及其迤北附近海区的情况，但这就像今天使用“东朝鲜湾（E. Chosen Bay; Tongjosen-man）”这一名称一样，并不影响对整个海域的命名。

排除上述两项暂时的、局部的名称之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东海”这一名称。“东海”一名行用于辽金及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东海”一名目前在元代虽然还没有找到记载，但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满族人，是辽金时期女真人的直系后裔，辽金时期已明确用“东海”来称呼这一海域，只是由于文献记载疏略，“东海”一名在当时所涵盖的海域还不是很明确。从辽金出现“东海”一名，到清初满族人重又使用，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即“东海”本来应当是居住在这一海域西岸的女真人，给这一海域所定的地名，《大金集礼》中有《祭东海祝文》，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金朝灭亡后留居在其发祥故地的满族人，应当是一直在沿用“东海”这一名称，只是由于与中原政权联系不够十分密切，才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诸文字记载。至明末清初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东海”一名才又重新见于中国的历史记载。依此推论，“东海”一名不仅出现时间最早，而且应当从辽金出现时起，即被当地的满族人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东海”一名所涵盖的海域范围，在清代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记载。北面，它包括今整个鞑靼海峡。据何秋涛在清代咸丰初年成书的《朔方备乘》卷一《圣武述略一》记载，松花江“合黑水为混同江，经宁古塔、三姓以入东海”；清末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库页岛沿革形胜考》，亦称“库页附近诸岛，有在混同江口海中者，若东海岛，……”。混同江在这两处均是指

黑龙江下游，谓黑龙江流入“东海”，且谓入海口外海中有岛屿以“东海岛”为名，说明今黑龙江口外的鞞鞞海峡北部海域称为“东海”。向南，则包括直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广大海域。清道光年间魏源撰《圣武记》卷一《开创·开国龙兴记》，谓明末清初时在“吉林宁古塔以东”，有“东海诸部”，其中势力较大者有三，称“东海三部”：“东海三部曰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渥集部。又有最远之使犬、使鹿、库页等部。”从其各部所处地理位置来看，“南沿鸭绿江、图们江之间及诸海岛为东海瓦尔喀部；北沿天乌拉河、松花江至混同南岸则虎尔哈部；东抵长白山阴则渥集部”；其余诸部的分布则循大陆东海岸向北直至库页岛。总之所谓“东海诸部”是指分布在从朝鲜半岛北部直至库页岛的濒海居民。显而易见，库页岛以南直至朝鲜半岛东海岸的海域，在明末清初是被称作“东海”，不然就不会把这些濒海部落称作“东海诸部”。中国史籍中“东海”这一专有地名所包括的海域在朝鲜半岛东侧的最南界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已抵达北纬40.5°一线。其证据是清道光年间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卷三《朝鲜国北境图》（岳麓书社排印本，上册第78—79页），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外标注有“东海”名称，位置在北纬40.5°线上（请参见附图1）。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普遍未能充分注意《海国图志》这一重要记载，杨宁一在文章中（1997年）甚至还错误地说《海国图志》中未见有对今日本海的称谓。《海国图志》这一记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明确表明中国史籍中的“东海”已包括朝鲜半岛正东面的海域，涵盖有后来西方殖民者所说的“日本海”（SEA OF JAPAN）的全部海域。

三、对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定名的意见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唐代以前（包括唐代）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在中国史籍中还没有专名，辽金时期首次出现专有地名，即被这一海域西岸的女真人称为“东海”，这一名称被女真人及其后裔满族人一直延续下来，直至清朝末年。在这期间，虽然也出现过用其他名称来称呼这一海域内部分海区的现象，但持续不断使用并能涵盖整个海域的地名只有“东海”。至于西方殖民者在近代所命名的“日本海”（SEA OF JAPAN）一名，则毫无历史依据，纯属随心所欲。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确定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名称，应当首先考虑其历史继承性，并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依此，中国和韩国史籍中的“东海”，应当列为首选地名。

